歸樸龕叢稿

歸樸龕叢稿續編目錄

卷三　序

卷四　議　墓志　誄　傳

歸樸龕叢稿續編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一　賦　頌　箴　銘

錢賦

有物於此內方若矩外員如規能紀古今之年秉堅質而不虧不脛而能走無翼而能飛通四海而利用準百物而咸宜饑者得之而食寒者得之而衣野處得之爲大廈疾痛得之爲良醫崇山巨川得之而踰險阻干戈饑饉得之而撫瘡痍臣愚不識敢告前疑疑對曰此非金質而有文者歟去故而趨新者歟庸夫所慕而不慕

於聖賢者歟少年所賤而不賤於暮年者歟窶人所輕而不輕於富人者歟其爲功也能使枯者蘇瘠者腴其爲罪也能使潔者汚智者愚如泉之流流不已也如刀之鍥鍥不止也九府立法毋生子也三品不足易以紙也夫是之謂錢理也

古柏頌　幷序

余家有古柏一株相傳爲北宋時植枯其半已五十年其半僅蒼皮連屬不復成樹形而其枝葱鬱不改爰作頌曰

木之壽惟大椿伊斯柏齊輪囷傲霜雪八百春椤其腹

鱗甲存聳危幹淩青雲欝蒼翠垂芳芬曾連特立志不
鞏廉頗雖老猶能軍鑒茲古柏德是薰勿翦勿伐兮芘
我後人

石丈人頌

鉏雲圃有巨石如人形者仲山移於有懷廬之庭
并爲文以紀之余又爲之頌曰

蒼蒼之石植立如人來從震澤集我家園圃石磥砢丈
人獨尊平泉草木北海琴樽歲月云邈流風日湮喟茲
瑰質蕪沒荆榛百年感舊遷地從新言開北牖忽覩嶙
峋卧游五岳寂閉重門閱人成世孰主孰賓

安節頌

道光庚戌孟陬既望爲余伯姊歸平陽太宜人七旬初度蓋以節孝膺

旌門之典已十九年矣長甥以中書舍人侍養南陔稱觴介壽簪裾合遝綵服斑連時則梅萼敷春椒盤獻歲德星堂上愉愉如也竊惟松柏淩寒芝蘭挺秀晚年多福庸行無奇若吾姊今日則有可慶者三焉自彈別鵠躬茹孱羸藥裹常親清齋奉約迄今古稀之歲矍鑠愈形行不乎筋髮無黜白於以卜後福之無涯者齡之可勞其可慶者一也甥年四十始育佳兒似續初艱關心

門祚乃今瑤環林立亦既抱孫紱𥘽在庭青箱迪後其可慶者二也余違宦京門已逾廿載每思手足㠯切雲霓削牘神馳閩嶠心擣今適恭承

簡命視學還

朝道出里門登堂捧斝則又天假之緣以遂太宜人友愛之懷而慰余平生之願其可慶者三也有此三慶不可以無言夫作善降祥報施不爽姊能承平陽之世德守余家之素風任恤爲心慈祥爲本涓流匯海撮壤成山惟其行之有恒故能積之至大統數十年而計之冥漠中必有或益之算或畀之嗣或錫平康之福或予曾

紱之榮猷爲轉移而人弗覺者左氏所謂惟人自召者也余在閩三年表彰節孝八百二十餘人誠以人倫之始王化之基職在輶軒不敢忽也今歸故里適逢吾姊覽揆之辰表行必舉其大揚庥非私其親敬作頌言繫以安節𦘦宜戩穀義取吉祥早歲境迍槩從其略云頌曰

吾家樂善積累有年二林擴之徵士承焉式化閭門誼敦姻睦澤潤鞏枯恩覃九族吾姊垂髫義方聽聽愷悌肫肫默觀感應潛修淨土著錄聖賢姊聞緒論繙佛圖蓮奚在弱齡垂閣依侍岵屺興嗟撫循弟妹結褵二戴

獨鶴唳雲三雛均哺一室劬勤兒詠青衿克承世澤並
守縹緗母訓是式
彤廷貢玉職在師儒皖江千里欲奉板輿志切承歡言
辭遠道習隱吾廬榮名是寶鶴書旋畀當判五花欣承
鸞誥懿範褒嘉象服邀榮操勞靡懈政肅閨中譽流閫
外春秋追遠享祀苾芬日慈興孝啟佑後昆桐茁孫枝
森森擢秀鞠曆堂前以介眉壽宜人令德咸黨蒙恩饑
寒賙恤惠及里門善氣迎矣德心臧矣嘉祥集矣長樂
康矣我來自閩維冬之孟茂苑停軺梓鄉起敬言登通
德躬進芳卮暖吹葭律彩耀萊衣荼苦昔嘗蔗甘今味

來日未央景福方至安受以泰節而能亨願書彤管用
揚頌聲

將帥箴

養兵百年不輕一試先定吾謀審敵之勢士惟其勇將惟其習戰有必爭亦有必避謀在事前豈曰無畏決策而行有死無二不善將者勇怯皆害勇將輕生三軍雪涕未摧敵鋒先喪我氣怯將貪生兵無鬭志敵至則奔潰如川潰民命國威豈堪兒戲武之玩兮禍之延兮國之亂兮民之顚兮前車既覆後車戒兮敢告將臣制閫外兮戮力一心算成敗兮

日晷扇銘

紈素爲扇持之貴平立鍼作表義取嚮明二十四氣布若列星寒暑既定朝暮有恒杪分不忒覩影所經夜則待旦雨必望晴毗陽之故未究功能土圭同技刻漏難侔

印匣銘

乾爲赤坤爲文如山之壽兮如玉之温含之則藏兮用之則得其名

歸樸龕叢稿續編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二 論 辨 書後 說 記 祭文

尊韓論

戰國時楊墨徧天下孟子闢之自晉至隋佛老徧天下韓子闢之其功同也性與仁義之說不明而孟子明之性與仁義道德之說皆不明而韓子明之其道又同也夫韓子之所謂性即孔子之所謂性韓子之所謂仁義道德即堯舜以來之所謂仁義道德故韓子者禰孟子而祖孔子者也夫性與仁義道德之說能與天下共明

之不能與天下共精之非性與仁義道德之必私於已也慮夫人聰明才力之不齊過求其深而入於晦也語言文字之流失不達其情而誤於歧也故原道原性韓子之文也別無韓子之書如荀氏楊氏之自成一家者韓子之意謂性與仁義道德之說已明而可不作也自宋以後謂韓子之言性道粗矣然則韓子誤乎曰未也苟不誤矣何患其不精夫儒者之學以躬行實踐爲本非有上哲之資無暇深求夫性道苟能無歉躬行雖不聞性道之深而無害也所以孔氏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而夫子罕言仁性與天道不可聞者慮不得

其人而晦與歧也韓子之心亦若是而已道之不明也韓子與天下共明之懸其說以俟夫人之自得而不肯精其說以開歧晦之門故其學無流弊而其道尊也

四象辨

易繫辭兩儀生四象虞翻謂春夏秋冬即坎離震兌周子謂水火金木惟朱子啟蒙謂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按繫辭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蓋言兩儀即乾坤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蓋言四象即春夏秋冬即八七九六也春之數八少陰數八夏之數七少陽數七秋之數九老陽數九冬之數六老陰數六八七九六即四時

之數至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始言坎離夫自陰陽分出老少切於揲蓍而惠氏棟非之誤矣既欲由太極而遞生八卦卦尚未成安得有坎離震兌何以分水火金木惠氏主四時說謂卽坎離震兌夫謂兩儀生四時原無不可謂四時生八卦恐不若老少陰陽成卦之切近惠氏云陰陽可謂儀不可謂象不知儀象有何分別渾天儀卽觀象之器亦非陰陽亦非四時又何以名耶況下文又云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豈但以坎離震兌四卦示人耶按揲蓍三次已成一畫卽分老少是陰陽本兩自分老少而成為四所謂兩儀生四象也惟啟蒙以一

畫一斷之上再加一畫一斷爲四象故開後人聚訟之端蓋古法一畫之後卽加至三畫當其兩畫之時未有稱名亦無一二三四之序葢本邵子之言後儒所以惑也其實朱子所謂太少卽老少也若必指爲第二畫時則有陰陽必有老少揲蓍之通義誰得而議之惠氏言陰陽分太少則可陰陽生太少則不可不知分與生有何區別太極生兩儀兩儀非卽太極所分乎豈太極別爲一兩儀不在其中分出乎分而爲二之策非卽未分時之蓍草乎至陰陽老少分於策數雖得一畫老少已分自一畫至三畫一斷至三斷又重之至六每畫每斷

各有陰陽老少即皆在四象之中故言兩儀亦不當指一畫一斷說果成一畫一斷已爲四象中物不得復生四象疑但當渾舉一陰一陽以當兩儀不可以一畫一斷當之蓋一畫包七九一斷包六八與紙上觀卦但見一畫一斷者不同也易有渾淪之太極即有陰陽有陰陽即有七八九六有七八九六而後成卦雖漢儒復起無可議者也邵子論卦皆從紙上觀其迹而不論其義故其方圓圖乾一上缺而爲兌中缺而爲離上中皆缺而爲震其自得之妙皆在紙上不在卦中若論卦義則兌何以爲二離何以爲三震何以爲四自伏羲畫卦以

來至漢儒皆無其說邵子竟何所本耶愚嘗謂朱子講四象深合揲蓍老少陰陽之旨惜以二畫二斷當之亦爲古人所未有故不揣闇劣而爲之辨

讀安溪李文貞大學古本說書後九則

大學用功之節次觀幾箇先字幾箇而后字其不可淩節而施也明矣誠意一關爲知既明而身仍不修者設也所謂能知而不能行者由於知其善而不爲知其惡而不去直與不知者等故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發於心之誠而後善日臻惡日去心乃可以正身乃可以修也陽明大學古本序云誠意之功格物而已

矣是署去致知一層又曰物格則知致意誠而自有以復其本體若知致意誠不分兩候者未免將能知不能行一等人忽過

嘗謂格物之格當從廬陵胡氏邦衡作正字解爲最妥古註作來固非集傳作窮字解亦不合訓詁蓋格字訓詁止有來至正三義朱子原云格至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所知無不盡也然必上加一窮字下加一理字方能達其意陽明所謂若上去窮字下去理字但云至事物不可解者也第陽明以物爲物欲之私格爲格去之是視物字中有惡無善則所謂如好好色者何指也然

此大學序則曰物者其事也尚不偏指物欲亦仍有正字意

格物之物當兼人與事說格者如今羅盤亦名格盤用吾心之定南鍼以辨別其邪正是非而知其善惡善者從之惡者違之是謂格物自程子言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格其徒呂氏大臨遂墜於禪王陽明格竹成疾幾棄所學豈不誤入歧途與

古人十五而入大學聖人設教舉天下之人皆可與於斯道非止為上智言也故先之以格物使其明邪正是非之辨而隨時隨事以致其知又恐其知而不行故又

示之以誠意使其好善惡惡皆極其誠而無自欺之弊自然能正其心而修其身矣身修而齊治平之道可漸推矣

陽明答羅整庵書曰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似乎四通六闢語妙盡矣然未嘗無是理而却不當如此立說蓋大學一書所以教人非欲自明其本領也愚智皆可入學使之循序漸進皆可以入聖域故為之心苦以分其次第不患其無下手處若一涉圓通則智者可知而愚者難明

雖曾子之賢亦當在聞呼一貫之後方能徹上徹下觸處皆通非所以語十五以上之中人也故孔子至聖不聞進三千弟子而盡詔以一貫子貢之智始聞性道孔子固不欲盡人而知其本領矣聖人知此道惟恐人之不知而不欲詳言後儒知此道惟恐人不我知而必欲詳言不言者待其人之自得於心也詳言者慮其學之不明於後也

秀水朱氏竹垞云必待窮知事物之理而後可以入大學直從格物至平天下一綫穿成非聖人不能使人無從下手處蓋慮宋儒言之過高也然玩欲其所知之欲

字以求至乎其極之求字皆是未然之詞仍非必謂窮知而後可與入學也若陽明之說則皆在一旦豁然之後非若程朱尙有層次至陽明以爲當從古本其說良是宋以後諸儒如蔡虛齋輩言之者多矣固不自陽明始至論大學義理仍當從程朱爲是

在親民之親程子謂當作新蓋因金縢親迎之親作新謂親新古一字也先儒有言康誥作新民乃在沬土淫酗之俗故必新之設逢堯舜之世民又安用新哉大學一書垂敎萬世不當偏指薄俗陽明傳習錄亦云下文如保赤子民之父母等語皆是親之之意親之卽仁之

也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此說存參
陽明篤信程朱獨於大學不以新本爲然安溪李氏生
於閩尤篤信朱子而亦作大學古本說以爲不如舊貫
之仍文從字順顧安溪於程子所謂格物時宜加誠敬
二字雖亦以爲可不必而猶曲爲之護陽明則直以爲
不必安溪但疑篇章謂當從古本至於訓釋多從程朱
陽明不然今二書皆在天壤間惜未有以胡氏正字之
詁詁格字者
大學一書本於禮記漢初有古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
得而上之凡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后倉明其業所傳曲

臺記凡百八十篇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子聖於是有大小戴之學後鄭康成爲之註迄於宋千餘年未有言其書之錯亂闕失者程子起而爲分經傳謂經是孔子之言傳乃曾子之言何所據而知之又析爲十章旣顚倒其前後又疑亡其一章夫千餘年完備之書一經分析而轉亡其一章此南宋以來諸儒之所以嘵嘵不已也陽明安溪皆篤信程朱而獨於此書未能無間言蓋惟其尊程朱之學故惜之深而不能自已也兩賢豈好爲異論哉安溪云將以質千載以後之朱子也

科舉說

國家以文取士科舉之設擇其文之堪膺鄉薦者令試於闈也自科舉日濫而作奸犯科者不絕雖防弊日嚴弊終不止今欲正本清源當先於錄取遺才時嚴加淘汰則闈試弊端自少定例科試一二等及三等前列生員並貢監生之考取者皆准應鄉試其餘本不在列錄遺之設原因諸生有游學患病居憂未及科試之人而科試新進生員亦當擇其文理較優者俾應鄉試又或科考距鄉試日久三等生員學業或有漸進是以於鄉試之先復加考校拔尤錄取非謂與考遺才之人皆當令應鄉試也近日錄遺絕少屏棄大都藉口於乾隆間

所定入闈人數分別大省中省小省多者萬餘人少亦不下數千人人少之處則以尚未及額不妨盡收人多之處往往有紳士添建號舍又以號舍有餘何必令人向隅遂至漫無區別幾乎與考者皆得收錄不知定例之初原就最多之數示以限制其數本寬至錄送仍歸考校則去取自有權衡如乏可取之文原當任缺無濫近日廣收劣卷實開舞弊之門今欲從嚴陶汰則謗讟四起積習使然也然爲掄才大典剔除弊竇豈可存避謗之心耶作科舉說示應試諸生

漳州募修朱子墓享堂記

余在京師與桐城方鵜田比部寶慶居相近又樞廷時有案牘與比部會讌相交契比余視學閩南方君已分符漳郡丁未秋按試到漳與言重整建陽考亭書院事方君云漳爲朱子舊治紳士多尊信朱子倘加勸募必易集貲余以未便爲辭君乃願自出募冊以勸洎明年夏得銀一千二百餘兩解至建郡時考亭經費余已集貲於省中大僚足敷支應適因嘉禾朱子饗堂久燬於火賢裔謀重建而未有其貲余卽撥漳州捐項改建估需工費一千兩又撥置器刻碑之費一百兩餘銀收入考亭於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鳩工命生員朱桂元等

三人承辦由建甯嘉應溪太守委員督工請於徐松龕中丞俟落成撰碑記焉是舉也微鶴田之力不及此而鶴田已下世矣朱氏子姓感其德設栗主於享堂旁屋春秋附祀以志不忘云

重修新安舊城關帝廟記

關聖帝君於我
朝疊著靈佑廟貌遍於天下我
皇上隆報功之典升入中祀
御書萬世人極四字扁額頒發各直省暨勒懸之廟中甚盛事也直隸新安舊城有廟建自前明成化年我

朝歷次修葺日久漸失舊觀邑之人士暨行商茲土者集貲鳩工咸豐八年七月落成新安縣裁於道光十二年而城郭猶存今并屬安州廟在舊城之中四面環水殿宇巍峩祈禱之民畢至焉遂作頌曰

於昭聖武佑我
皇清丕彰靈異禍亂削平禦災捍患澤被羣生報功崇德牢醴維馨近自畿甸遠至寰瀛焜煌其像幽邃其庭恍馳鐵騎儼拂蜺旌神兮降福永奠斯城

重詣考亭祀朱子文

哲人彝訓啟迪千秋停驂仁里景慕前修章等顓蒙昧

道憎學尙德微忱此邪是淑儒風未泯爰整考亭成人
講藝小子橫經臺堂斯築恒產是營匪支一木實賴衆
擎僉茲草創未覩厥成惟公默佑無墜無傾服疇食德
絃誦在庭明德有後永垂令名

歸樸龕叢稿續編

長洲彭蘊章詠莪

卷三　序

建甯耆舊詩序

距邵武府治之百里有邑名建甯者山川幽秀風物都麗人文蔚起美盡東南予嘗按試至其地時值春雨連旬山溪暴漲不得渡遂留信宿邑人士聞之多以先世著作乞序言者知其代有聞人也是編爲邑舉人張亨甫際亮所錄李君雲誥續成凡若干卷自前明嘉靖以迄於今邑之能詩者萃焉覽之可以知風氣之淳厖人

才之間雅山川草木之名狀歲時習俗之異同堪輿地志相爲表裏不獨詩而已也余未識亭甫往在京師嘗聞僚友林岵瞻江翊雲嘖嘖稱其才願以淸狂不諧於世故當時士大夫自楊雪椒光祿姚石甫觀察而外罕遇知音今亭甫既侘傺以終而余始得觀所錄耆舊詩因知其所趨向不落恒蹊不禁慨然起慕惜相遇之幾疏也徐生顯炳謀刊是編請序於余因書於卷端

閩縣何氏孝義錄序

周官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誠以誼篤本原風化之所首重也余視學來閩兩年間會題孝友凡若干人按試所

至以耆年孝義獎給匾額者郡各數十人區區勸善之
心不能自已因以見閩人恪守先儒遺教涵濡
聖化風俗蒸蒸宋風者爲之肅然起敬焉道光十四年
閩邑何明經愼齋及其弟樂崇拔崇並以孝義聞於
朝旌其門當世榮之旣裒其事實爲一編將鋟版流傳
以廣風勵孔子曰里仁爲美小雅曰君子是則是傚有
賢者作於前旣實至而名歸矣鄉之人必有從而則傚
之者其流風餘韻不且日引月長乎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吾於此卜之矣何本世閥其掇科第仕於
朝能文章顯於時者指不勝屈信乎積之厚者流之光

知其熾昌之有自也

退密齋制義序

制義之作迄今五百年矣其始不過闡明朱子註釋從乃運以機局著以議論吐其光芒騰其藻麗與時通變惟其所尙其以古文爲時文者在明有黃陶庵在我
朝有方望溪矯然拔俗不逐時趨然皆能榮世而傳世余生也晚所及見諸先輩中猶有陳稽亭顧南雅兩先生其所爲文皆自暢已意無揣摩之見存乎胸中然兩先生亦皆登甲科以文名以此見應舉之得失誠不繫乎揣摩也世儒或沈溺顚倒於其中得則以爲吾術之

工夫則以爲吾術之拙其師若友亦相與喜其工而病其拙而古人代聖立言之意蕩然無存矣五臺徐松龕中丞理學傳家德性沖粹自余來閩南以文字商摧知其枕葄羣籍多識博聞聰明才力又足超出儕輩特未嘗與談制義今余瓜代有期得讀所作退密齋存稿始知其獨抒心得不事揣摩蓋亦以古文爲時文者然公年少登科不汲汲求知於世而世亦未嘗不知彼沈溺顚倒視爲操術之工拙者亦可憬然悟矣夫文以載道文體雖與時變遷其爲載道則一也詩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又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彼

言之明且清者道亦因之而明若其雕飾藻繪則必覩乎其質夫亦曰讀書明理而已中丞方出其道德之華以撫綏海嶠區區制義以薄為小技而不屑講求然即此可以見公之學與公之為人也是宜傳之剞劂以貺來學矣爰書數語以識卷端

小有竹石齋詩序

詩本性情始於倫常之際而後可推及其餘苟得其本則工與拙乃其末也教諭王君家璵之在平和也有同僚焉訓導卒於官家貧子幼去鄉千餘里骸骨不得歸王君經紀其喪卒歸故里其篤於友朋之誼如此推而

至於論語所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吾知其必無遺憾是其性情純摯已迥異恆流觀於此則其詩可知也教官有訓士之責立品勤學爲先而詞章爲後觀王君之性情則其品其學可知所以啟迪英髦陶情淑性者豈僅在篇章之末哉

盛漢柯氏家譜序

柯之族出於周仲雍唐代由河南遷閩其分居盛漢又百餘年矣有拔貢生兆鰲奉其父命以所輯家譜乞序於余首錄南陽祖訓八條曰立志勉學曰孝曰弟曰忠曰信曰修身曰齊家曰睦族其啟迪後人之意蓋有在

矣夫世族之所謂家譜者大抵誇耀其科名仕宦之盛而已然世祿之家不數傳而降爲皁隸者豈少也哉柯氏之譜首重家訓其後人能遵而行之將見澤流緜遠代有聞人其所以保宗祊而垂餘慶者迥異乎世俗之所期豈惟科名仕宦之自誇耶如水有源源淸者流潔如木有本本固者枝榮吾於是編卜柯氏之昌矣

俞徽庭廣文甯化學規序

國家設學校之官所以廣教化美風俗也自爲師者視爲無足重輕之官徒糜廩祿以娛老而學校中幾不知有師師亦不能徧知其弟子之爲人倘何論講學業期

相長哉黻庭廣文之在甯化也爲立學規一曰明理二曰定志三曰讀書四曰作文五曰課業六曰立品七曰愼習八曰擇交九曰改過十曰遷善孜孜焉以振作士風爲已任是豈近世所數見耶廣其陶淑而裨益膠庠不亦善乎夫

朝廷援教官以課士之任其任未嘗輕其權未嘗替也而世人視爲養老藏庸之地不曰無可爲卽曰力不能因循苟且以便身圖相習成風夫亦自輕而自替之也得黻庭之卓然自立者故樂得而序之

黃生三善錄序

余聞閩南有溺女之風下車之始首刊潘功甫舍人鄭夢白中丞所撰勸濟溺文以示士子附以惜字勸戒錄鄭中丞又以漳泉多械鬭自撰戒鬭說頒發各府州縣復以三千本屬余於歲試時散給生童此年科試余復攜三千本以往士子中能勸止一方械鬭者惟南安生員王昌南一人此外少所感發其能開誠向善或廣勸育嬰或立社保嬰或廣惜字紙或廣刊善書者不乏其人以此見閩人好善之心有叩而即應爲可喜也晉江黄生貽楫髫齡入泮有志修身己酉八月以應秋試來省出其所輯三善合編乞爲序言所謂三善者一惜字

一戒淫一戒殺也此三者見於袁了凡功過格先五世祖侍講公文集中亦有惜字過欲愛物諸說莫不本省身克己之功以推爲仁心仁術蓋戒淫所以守身守身所以事親也惜字則畏聖人之言也戒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黃生年少乃能知所向往輯是編以勸世其必先能見於躬行無疑也得士如此吾爲之喜而不寐矣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三善之謂乎生其勉之哉

石幢詩稿序

作詩先去一俗字胸懷瀟灑則其體自高故凡詒豔之情塵俗之見皆不可存而詼諧嬉笑叫囂怒罵之習尤所深戒庶乎可以道性情矣至欲精於此事則必寢饋於古窺其用心別其體製掇其芳腴汰其疵纇而後修詞醇雅繩尺無愆於是博之以典籍恢之以游覽約之以寄託寫之以悲愉縱目古今之大抗懷身世之間俾讀其詩可以知其人則卓然有成矣是非積數十年風雨晦明之功而能臻此境乎方生又韓為余所得選拔生出其所為詩乞序於余觀其所作若余所謂胸懷瀟灑者則有之矣如其寢饋於此以底於成尚俟與年俱

進又韓方年少其天懷高曠已具詩人之體淅而充之吾烏能測其所至耶

月山遺書序

自楊羅二先生開閩學之宗朱子因之而其學遂盛迄於今數百年流風餘韻尚有存焉者故閩之他郡文風或盛於延平而士子或不如延平之醇厚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曰小補之哉將樂梁月山茂才生長此邦能究心理學型於鄉黨姊歎山川靈秀所鍾正未有艾而惜乎不獲見其人也邑人既刊其遺書乞余爲序觀其修己之嚴誨人之切洵足提撕晷俊啟發

愚蒙闢先哲之微言示後來之準則者矣余嘗病說理之書往往不入於歧即入於晦皆求深之過也若是書之切於身心日用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何有歧晦之憂耶爰書數語以志慕忱

廣惜字錄序

丙午冬余刊惜字果報錄明年攜以按試散給生童不下數千卷誠以字為經藝之本學者當推尊經之心以尊字也浦城生員周三連余歲試拔置前茅食餼於庠今持所刊廣惜字錄請余為序其所輯較廣而果報錄亦載焉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各從其類周生

以文字受知於余而其生平好尚亦與余有同焉者爲可喜也夫勸善之書其效不在一時舉千百卷書以勸千百人或有數十人因是書而感發者未可知也或并無一二人因是書而感發者亦未可知也要其書之流傳宇內或數十年後尙有讀是書而感發者亦非必無之事夫至數十年後讀是書而感發則其人已非吾所勸之人而奚啻爲吾所勸之人耶由此言之則其感發者正未可限量而或謂目前之人未必得是書而皆能感發因而阻其勸善之心是猶見之未瞭矣是爲序

韻學指南序

古無音韻之書其詩乃天籟而已後人析之愈精而切韻出焉字毋又出焉崑山顧氏亭林論音韻之學約分十大部備載所著音學五書故古所謂叶韻者以亭林攷之本爲通用無待於叶者有之矣沈約本周氏之說而分四聲唐韻條分縷析尤屬精詳此後來韻書所自昉也長樂王成旗廣文精於切韻字母之學詳載字毋於韻字之上纂成韻學指南一書所以啟發童蒙共知音韻其爲功於藝苑良不少也是爲序

彤管揚芬錄序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閨門之內王化之基關雎一詩

以言其正柏舟二詩以言其變而處變之難有倍於處

正者疾風標勁草歲寒知松柏氣節之衰名教之憂也

朝廷例旌節婦由有司申報畺吏與學政彙題或慰晚

年之苦志或彰潛德之幽光甚盛典也然窮阪僻壤採

訪無入因而湮沒者亦不少焉道光丙午余奉

命視學閩南令生員有尊親守節者准於應試日自呈

給予扁額洎歲科兩試畢給扁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其

既由有司申請

旌門願給扁者亦與焉是可見閩中風俗之美宋儒遺

澤猶存也憶吾鄉前輩吳伯新宗丞視學閩中曾刊旌

淑錄一編爰師其意臚列姓氏彙爲彤管揚芬錄庶幾後之君子得所考證采入志乘以垂久遠云爾

念念集序

侯官林澹洤先生著勸孝十詩過涇十二詩自題曰念念集將以守其身者訓其子孫幷以勸世也林爲閩南望族科名仕宦甲於閩子姓繁衍亦甲於閩以余按試所歷州縣生童之應試者他姓則或有或無而林則所在多有其文才傑出者亦不乏人且非獨文才已也往予在京師識可舟觀察及勿邨太守皆恂恂篤雅有古君子風今讀是集始知其家碩彥挺生淵源有自後之

人服先生之訓而代起儒風將見品重珪璋芬留史冊豈惟科名仕宦之足云耶

鈍硯巵言序

五金鑄器此器爲彼器所改造者多矣百家著書今書爲古書所已載者多矣此皆異其名而同其實者也惟崑山顧亭林日知錄可比於宋山之銅以其爲前人所未發耳古今著作汗牛充棟往往有所沿襲其爲宋山之銅者寡矣映江錢君鈍硯巵言一書自天文以至一物之微凡所立說皆能精思其理有得於心發古人未發之祕是以博物君子多推重之陸士衡云謝朝華於

已披敬夕秀於未振論文若是況著書乎余去鄉日久未獲聞君之名而與訂交壬子夏日胡仁齋孝廉持是編見示讀之稱快倘異日把臂山林亟闡緒論其必有以開拓我之心胸爲多聞之益友也爰書數語以志欽倘

馬首農言序

五方之氣候不齊故其樹藝亦各異先王所爲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也壽陽踞太行之項環山爲邑獨西北通黄嶺一峽故其氣候特寒穀雨布種秋分隕霜傳諸農諺者言稽事之尤艱也吾師春浦相國居邑之平舒村

民風淳樸比戶勤農人無猗頓之資家有山樞之儉上自鮐背下至垂髫莫不以占晴雨力耕耘爲治生之務此農言一書所由作也其書先辨種植次及農器繼采古諺方言附以占驗之術畜牧之方水利救荒之策於農事本末既賅備矣復錄前賢訓俗之文以敦規勸如戒淹喪禁囮積懲游蕩儆刻薄又於務本之中約舉大端與世指迷是有裨於風俗人心豈可與齊民要術等書同類而觀哉夫晉人多居積善行賈今漸有中於奢靡而入於陋僻者矣壽陽之士獨瘠此天與以嚮義之資而使之無過也生斯土者誠如稼穡之惟寶抑末伎

而重本圖庶幾災禍不侵人登仁壽也夫

丙辰會試錄前序

咸豐六年丙辰會試屆期禮 臣 以考官疏請得
旨以 臣 彭藴章為正考官而以 臣 全慶 臣 許乃普 臣 劉
崐副之伏念 臣 江南下士學識迂疏由京卿出典文衡
洊貳冬官
皇上建元之歲恭承
恩命俾贊樞機五載以來涓埃未報乃正卿未久遽
擢參知茲復
命典禮闈迴格

鴻慈莫名感悚爰偕諸 臣 恪恭將事悉心校閱得上百
九十三人謹擇其文尤雅者恭呈
御覽 臣 例得颺言簡端竊維制義代聖賢立言必取理
正詞醇所謂言之有物一切支離詭誕之詞宜力掃也
若夫根柢六籍挹其膏腴所謂遊文章之林府嘉藻麗
之彬彬者既非空疏之士所能襲取至其謝朝華於已
披啟夕秀於未振陳言務去戛戛其難尤非深造者不
知也我
朝以八股取士人材輩出理學名儒閎通碩輔蔚為
盛世人文者炳炳麟麟後先相望豈不以讀聖賢書先

明其理而後驗諸躬行施諸政事皆非無本之學斯爲有用之才乎夫因文可以見道聽言可以知人竊本此意以爲甄錄雖不敢謂去取悉當庶有合乎理正詞醇之旨我

皇上勤求治理樂育人材誠期得明體達用之儒輔翼

聖化職司鑒衡者敢不黜浮崇實冀得真才以儲他日棟梁之選乎

柏院授經圖序

家園有古柏一株爲北宋時舊植園中林木之最古者余家居時嘗課諸兒讀書其下洎宦遊京國三十年中

僅以覘學闊南一歸故里諸兒或仕於朝或居家巷或往來南北欲如從前之聚處一堂不可得矣丁巳夏五月慰高由國學助教分守浙江因作此圖將攜之南行其勿忘幼學壯行之意可也

慕虞軒駢體尺牘序

吾吳宋氏自忠烈公在明季殉流寇之難文恪公在我朝爲時賢輔科第簪纓數傳不替實爲吳之望族他姓之後起者雖赫奕當時或一再傳而無繼殆不少矣夫所謂有繼者不在名位而視乎其人苟文章經術足以表見於時則其承先啟後豈不勝於名位乎夫言者身

之文也軒冕而無文朽同草木矣疏布而有文榮於華袞矣宋之科第簪纓今亦漸衰顧尚有于庭大令之博通經史者巍然耆儒卓立間左非無繼也契蓮先生雖遭逢不偶流宕江湖而其學有本原胸懷磊落曾無小儒齷齪之氣攄其筆端如桂生高嶺蓮出淥波其所託者殊故其所成者異非所謂疏布而有文者耶先生旣刊其詩古文詞行世復以所作駢體尺牘徵序於余夫文章之流別與時代爲轉移大約奇偶足以盡之奇偶分於卦爻亦如陰陽判乎律呂迭相爲經近代文人競趨奔放飾虛車以騁康莊而羌無故實者比比然矣詞

領意複剌剌數千言而約之可以數語該者又有之矣是何詞之費耶殆未盡操觚之術者也駢體雖探源六代沿流唐人而劉彥和所謂乾坤兩位獨著文言者豈不以其駢哉是編也選言宏富藻麗彬彬根柢蟠深枝葉峻茂攄淵雲之奥傅徐庾之芳聲抽子祕思裒成鉅製洵爲藝林楷則豈惟蓬蓽取材余與先生居同里巷總角相隨中年萍聚京師切磋學問青燈孤館貰酒敲棋往往鬬一字之推敲含毫索句吐寸心之滂沛抵掌劇談年少氣盛其樂如何惟時同遊之侶如胡實甫太守希周高魯峯大令毓岱林子安孝廉奕構陳稷卿

大令慶恩迄今三十餘年皆淹忽殂謝而先生與余雖天涯迢隔謦欬無聞猶得白頭相望於千里之間能不爲之幸而又爲之悲也哉讀是編而拉雜言之他日于庭見此必笑其語多踳駁也是爲序

竹柏山房家刻總序

閩故多理學之儒通經之士自余視學此邦鄉先生之高年碩德科目最先歸田最久爲俊髦矜式者首推翰林鑑塘林先生惟時掌教鼇峯書院因得讀所著開闢傳疑古史紀年孔孟年表戰國紀年四書拾遺等書別後數年復郵致所著春秋經傳比事一書卷帙更富余

亦受而讀之矣蓋先生自通籍後淡於進取年四十餘即隱居家衖閉戶著書積之既久遂成充棟而學以年進復時加刪改以期衷於一是益見先生無自足之心故有日新之業也今年開九袠重宴鹿鳴子若孫之擢科第仕於中外者踵相接而先生猶孜孜以編刊舊稿爲了平生之願蓋其所樂在是所謂三公不易者乎夫人即有志簡編而或中更作輟則奪於人事而其業不精者有之矣或末路志衰則限於天定而其功不竟者又有之矣若先生之著作則數十年如一日惟其無間斷故日進不已而能成此鉅觀也至其取材之博考訂

之詳採擇之精讀者當自得之而不待余言之贅憶余與先生別迄今纔十載而世故多艱非復往日三山樂土近亦滿目風烟雖如先生之以耆宿居鄉者亦恐未能如曩昔之優游杖屨而况當局者乎與言及此又感慨係之矣

歸樸龕叢稿續編

長洲彭藴章詠莪

卷四　議　墓志　誄　傳

清節堂議

嫠婦不能守節上棄翁姑下棄孤稚因而門祚中絕者有之故守節者例得旌爲節孝重其處人倫之變而能不失其正孝之至也其有貧乏不能自存而里黨善士賙恤之以遂其志亦宜體此意以爲法吾吳善堂皆有恤嫠會擇貧婦之守節者醵金以給於其家俟其子成人能自養母始裁撤

更給他婦其法甚美自嘉慶中有吳姓者實始建清節堂於虎邱收節婦之貧乏者居焉蓋愚人無識之所為其用心雖善而其法非古嘗試議之曰夫所貴乎節婦者上事翁姑下撫孤子祭掃其夫之墓使其夫之父母無子而有子其孤兒無父而有父其夫雖死而猶生也今閉之堂中吾不知有翁姑者並奉之入堂乎其夫之墓仍令歲時祭掃乎婦之父母兄弟得入堂存問乎如皆不能則廢人倫成枯槁其家又安賴此節婦為耶如翁姑得入父母兄弟得歲時存問邱壟得以時祭則何不令其家居之更善乎夫築堂以處多人其屋必蜂房

鱗次男子旣聽出入則此婦之親屬非彼婦所宜見而以不相識之人往來嘈雜於其間孰若使居其家或依其親族之爲便乎況堂中必有司事之人司閽之役洒掃執爨之徒豈能盡用女子其多所窒礙可知也建安教諭陳贇平欲舉此堂捐百金爲倡郎有浦城善士季肇文慨然捐錢三千貫將鳩工是誠仁心仁術可敬可嘉顧予旣謂淸節堂之不便者如此又以爲持此三千貫取什一之利可瞞節婦數十人若以建堂則僅敷工作之費其經費尙待再謀亦非計也茲因教諭之請以事關風化有不能已於言者又嘉季君之好施而願其

行之盡善也爰書此議以復教諭并令示季君可與耆年有識之士妥爲籌議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衛吳公墓志銘

公諱式芬字子苾號誦孫山東海豐人先世自恭定公諱紹詩以侍郎起家代有聞人恭定子壇官江蘇巡撫政績赫然迄今吳人祀爲都城隍神是爲公之曾祖公祖諱之勷湖北安襄鄖荊道父諱衍會俱以公貴 贈光祿大夫公幼而岐嶷博覽羣書道光二年壬午應順天鄉試中式充 咸安宮教習選授臨淸州學正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戊戌五月

宣廟召見翰詹每日二員有卽膺外簡者公蒙
特簡江西知府補南安府時粤東用兵轉輸軍餉以南
安爲後路公措置裕如民不擾而供億無誤甲辰授廣
西右江道次年抵任權按察使專虛衷研鞫務得其情
擢河南按察使越二年擢直隸布政使尋調貴州
今上咸豐建元之歲復調陜西以倡捐軍餉
賞戴花翎癸丑冬有
旨來京引見甲寅補鴻臚寺卿提督浙江學政明年補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充鄉試監臨官旋引疾歸抵
里六閱月而卒時咸豐六年十月初八日也生於嘉慶

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一公性和易平居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必相規以道義故自京僚以至外吏莫不慕公之篤雅而樂與相親好金石文字凡鼎彝碑碣漢甎唐鏡之文皆拓本藏之於古人書畫尤工鑒別善鼓琴每訪山川名勝必攜以自隨雖處貴顯其意趣泊如也夫人劉氏高陽望族勤儉治家待族御有恩隨公宦轍所至賙卹貧乏助公善政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九累邀

覃恩封一品夫人子重周廩貢生以廕生候選通判次重憙女一適同邑陜西知縣張守嵩孫晌庠生重周等

將以咸豐八年三月十六日奉公暨夫人柩合葬於城
南徐家莊祖塋之次而屬余爲文以志墓余與公爲同
年進士知公行誼爲詳不敢以弇陋辭銘曰
海豐世閥令德遞承篤生儒雅祖武是繩詞章流譽經
濟垂名蕃宣四國遍翔九卿秩遷秘省職典文衡大猷
未竟沈痾遽攖抽簪慮澹易簀神清素車會葬千里馳
情澤詒後嗣積善有徵佳城永固爰勒斯銘

布政使銜江西按察使　賜謚貞恪周公墓志銘

公諱玉衡字器之號潤山本鍾祥王氏年十三失怙恃
旋遭祖母喪與弟三人依其外祖周君晴宇遂從外家

姓爲周嘉慶十年補庠生丁卯舉于鄉道光丙戌大挑以知縣分發江西署會昌龍泉大庾補龍南調贛縣署甯都新建補義甯州保升知府補南康府調贛州府升贛南道　賞戴花翎升江西按察使加布政使銜咸豐五年十月總理吉安軍務率其子恩慶帶兵勇三千餘人迎剿賊匪克復吉安又克分宜遂攻萬載賊以二萬衆衝突公身先士卒奮勇鏖戰恩慶繼之斬馘無數克復萬載軍威大振擬即進攻袁州賊又由間道竄入吉安公率兵馳救賊衆圍城一月城中食糧旣盡公猶開城拒敵與將士誓以死守屢戰殺賊不下萬餘援兵不

至賊以地雷轟城而入公猶巷戰手刃數賊遂被戕恩
慶亦以身殉吉安遂陷時咸豐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也
大吏入告奉
旨照布政使賜卹子恩慶江甯布政司理問奉
旨照知州議卹於吉南贛三府各建專祠並給世職公
賜謚貞恪
予祭葬生於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歿時年六
十有六公以縣令起家循聲卓著長於聽斷勤於緝捕
民不敢為非畏公如神明愛公如父母為歷任上官所
重選劇鉅必以相授雖斜衆叛逆之案靡不開誠解散

其膽識有過人者及其身在戎行與士卒同甘苦故能人思效命古之名將不是過也雖未竟其才竟以捷絕與城俱亡朝士大夫聞之惋惜然與睢陽常山千秋爭烈豈不偉歟配氏饒

誥封恭人　側晉淑人子厚基同知銜山西大同府通判次烜監生次即恩慶次炎候選知府次瀚道光己酉拔貢同知銜分發四川知縣俱饒淑人出次雲監生側室劉出女四長適蕭節次適向春三次適李譽价次幼俱劉出孫貽元等十四人曾孫一人厚基等奉公柩卜葬有期乞余爲文以誌其墓自公爲州牧時余即慕公

名相識于京師傾蓋如故公嘗命其子瀚受業于余不
敢以不文辭系之銘曰
惟楚多才兼資文武赫赫周公備嘗險阻百里聲鴻三
軍哮虎恤其饑寒齊其步伍性米情田禮干義櫓單騎
折衝危城禦侮取義一朝成仁千古閟此幽宮流馨坏
土

郭生逵階誄

逵階郭氏諱邇和蜀之瀘陽人父今涿州牧忠山公與
余先後仕內閣相契遂命逵階受業於余時方應秋試
乃與講貫制藝理法見其文溫粹和平無時俗叫囂之

氣又聞其先從洪錦帆侍御受近思錄朱子全書切究身心之學益期爲遠到才嗣余視學閩南三載始返塗次涿鹿忠山欵余就館時達階抱病不克一見明年冬勘工易州再至官廨則達階病且危旋棄世時道光三十年某月某某日年三十有四達階孝於親友於兄弟持躬端謹未嘗有疾言遽色平居靜默終日據几案博覽羣書不事少年遊戲行文以大家爲標準精心結撰力埽浮靡書法晉人點宕有逸致使天假之年俾掇科第必卓然有所表見乃不幸而遭摧折茫茫天道誠不可知耶余忝一日之長既悲達階抱此美質賚志以終

復自歎生平於世落落一二後生執經問業爲忘年交者又不克共保歲寒不禁感慨係之矣爰灑淚而詠之曰

號叔之裔代有令名濾陽世閥毓秀鍾英幼而岐嶷籩豆不爭長而儒服圖史延情敦行孝弟雍睦家庭友直友諒克敬克誠傳文勵志集益窮經待驤驥足會展鵬程詞林振藻冊府流馨天昇美質胡促其齡潑空血碧埋土霞青冢山萬里嗟哉郭生

貞女張重姑傳

貞女張氏名重姑湖北潛江縣人父惟剛母胡氏父早

卒遺子女各一未幾其子殤胡氏遂自縊重姑從父邑諸生炳從母文氏撫重姑有恩比長許字江陵鄭本功昏有期矣鄭生以病夭重姑知之閉戶絕粒誓以身殉五日不死復吞金以畢命女年十八時咸豐六年某月某日距鄭生之死甫三閱月也鄭生從兄國子監學正本玉哀之請爲之傳余惟士未仕女未婚皆曰處處女未全乎其爲婦猶處士未全乎其爲臣也古有以處士而殉國難者夫處士於未仕而存君臣之義處女於未婚而全夫婦之倫其求仁得仁豈有異哉貞女之母志在撫孤孤亡而以身殉節而烈矣女能志母之志效死

以殉未婚之夫不又貞而烈歟是可傳矣

汪甥易門傳

君諱檠姓汪氏字伯衣易門其號又自號玉田生系出唐越國公後卅八傳至諱尚礎者由歙遷吳代有隱德又數傳至君曾祖諱元鏊家益昌祖諱爲仁兩世俱以
君從弟藻官
贈通奉大夫考諱澐吳縣附貢生以君官
贈奉直大夫妣氏彭
贈宜人爲余從姊繼母氏彭　欽旌節孝
封太宜人爲余伯姊君孩提失恃稍長知善事其父與

其繼母年十三遭父喪即能率兩弟擗踊號慟盡哀盡禮太宜人以境遇坎坷中年多疾君躬親湯藥至廢寢食友于兩弟門內翕然嘉慶戊辰歲年十九受知於學使江右萬和圃侍郎補弟子員次年復受知於滿洲玉硯農侍郎以高等食餼自是每試輒居前茅比蕭山湯敦甫侍郎視學江左兩試皆列首選遂舉優行以己卯歲貢入成均蓋文行交修惟君實足當之試省闈者十七屢薦不售人爲君惜而君處之澹然至道光甲辰以貢班部選安徽太和縣訓導時太宜人春秋漸高君不欲遠離遂引疾遵例改內閣中書加四級以五品階贈

封父母不復有進取之志君專攻文藝不問家人生產
弟棨亦翛然有遺世之想家政悉委之弟棨洎兩弟皆
卒君仍料檢諸務不貽母憂汪自入籍於吳至君祖通
奉公始饒於貲而力行善事與余從祖贈光祿大夫二
林公相契結爲婚姻迄於今三世矣通奉公子孫衆而
且賢類能修身行善不干外事君守其家法又承母訓
存心長厚施濟不吝年逾四十連舉丈夫子三豈非作
善降祥之效也哉余年少於甥二歲自成童後每應試
必偕行同游庠洎丁丑春復以詩古文詞同受知於敦
甫先生各冠其曹彼時意氣之盛謂激昂青雲可立而

侯乃余自舉於鄉閱九科始成進士而甥竟抑塞以終俯仰今昔良足慨矣雖然君行誼無疵文章有本非名位之顯晦所得為之重輕也士之汲汲於名位者一旦得志而喪其所守詬病於當時貽譏於後世曾不若抱璞以終之為愈矣君年六十有四長子已食餼於庠君之歿宜若無憾獨念母太宜人辛勤撫孤垂五十年至於今三子皆逝晝夜之哭其何以堪然則君之歿猶有未能瞑目者耶君長身玉立德性溫粹善飲不見其醉善奕不見其爭終身無放縱之情忿戾之色其涵養有過人者所為制義刊落浮華獨標雋旨其詩古文詞亦

駸駸入古人之室後生從游講論不倦往往各如其意之所欲得教子有法易簀之日猶呼宗泰等以善事祖毋爲勖君生於乾隆庚戌四月十三日卒於咸豐癸丑五月初三日嘉慶己卯優貢生例授修職郎安徽太和縣訓導　誥授奉直大夫內閣中書加四級配彭氏余從兄前湖南石門知縣吾岡公諱蘊琨女淑慎儉勤事姑維謹先十四年卒

贈宜人側室張氏亦先卒子鼎培殤宗泰元和縣廩生次宗塈次宗度出爲叔父後女三皆側出孫贊紛孫女三

節孝歸程門姪女孺人傳

孺人彭氏諱淑英字素琴爲余伯父　贈光祿大夫工部侍郎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簡緣公孫女余從兄原任翰林院編修遠峯公女也母金宜人早世時孺人生纔四歲遠峯公繼娶於吳嘗依其妻父宦京師孺人仍依於祖父暨祖母朱太夫人以居余幼失怙侍奉祖母錢太夫人遺命屬伯父簡緣公教育之甫九齡即與孺人共居處孺人少余六歲稍長復與余同塾誦女誡等書簡緣公歿朱太夫人以憂傷攖疾孺人雖弱齡而侍奉湯藥惟謹未幾而遠峯公歿於京師遺孤又殤次

年繼母吳宜人歿柩先後歸時孺人年甫十三哀毀盡
禮遠崖公與商城程鶴樵中丞諱國仁爲己未同年翰
林以道義相切磋以孺人許字其第四子家穎嘉慶甲
戌歲家穎來就婚逾年欲挈婦歸朱太夫人不忍孫女
遠離未允所請而家穎思其父母遂獨歸省覲閱數月
仍至吾家時鶴樵中丞陳臬山東亦有書來欲迎其子
婦一見未果行而家穎遘疾歿年甫十九時嘉慶丙子
六月二十八日也孺人雖適程未及見舅姑適遭此變
幾死者數矣秋九月遂扶柩歸山東舅姑哀之善相待
無間言後隨舅姑至甘肅浙江京師貴州及中丞歿夫

兄小槐太守家麵由中書選湖北宜昌知府復從其姑洪太夫人由京往楚居數載太夫人歿小槐與其兄小鶴觀察家督居憂歸里孺人亦與諸眷屬同歸卜居金陵道光庚戌移家仍歸商城故里小鶴小槐相繼即世孺人此其家政持門戶秩然也中丞公嘗以俸餘置義田贍其族比遭凶歲又值捻匪爲虐田無穫而族人之待哺者不稍誎孺人遂負重累憂勞成疾以咸豐七年丁巳八月初三日卒距生於嘉慶三年戊午五月初八日享年六十道光丙午守節三十年膺

旌門之典無子以從子昌卿爲嗣孺人性慈惠好施與

持長齋四十年清修奉佛苦志過人嘗於蘇州結一菴使婦人之奉佛而不削髮者居焉給其香燈蔬米之資至今賴之道光丙戌余由京下第歸孺人嘗從余還家省墓居一載餘比僑寓金陵又嘗還家居一載常偕弟姪輩瞻省松楸依依不忍去前年南城寇至從弟鳳高仕上蔡令迎孺人往避難事平始返孺人既修淨業與人無競又能以恩誼相恰故自本宗至夫家長幼男女無不敬而親之其素所樹立然也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若孺人者其在世也攖於樊籠其辭世也脫於桎梏而余又何悲讚曰

死喪相繼我生不辰子然在世閱四十春克修婦職以事二親繼嗣爲立毋教是遵族黨子姓人無間言長齋繡佛慈惠及人蓮臺花果種此善因一朝委化蟬蛻紅塵

吳門韓恭人傳并哀詞

天下事有不可知而卒無不可知者禍患之來玉石俱焚賢哲何嘗獨免此其不可知者也若夫危而復安死而復生似天爲之委曲周旋以佑善人者又其理之昭然可信矣吾蘇吳氏世有隱德近數十年科名鼎盛其子弟類能敦本務實讀書明理里鄙無間言引之侍御

元配韓恭人隨侍御都門十餘年勤儉操作克盡婦職咸豐三年春聞粵匪陷金陵鎮江二郡蘇人震恐流離遷徙恭人念舅姑年高急欲歸里侍養以江路梗阻不果行比秋知有糧道彷通行旅遂決意挈子女遄歸有阻之者弗聽也以九月十六日舟至靑縣迤北猝聞賊至恭人屬其弟文熺挈子女二人乘划船逃避而自攜一女投水盡節划船行不數里見二尸漂至撈起則恭人及其女也救治得甦次日行至靜海縣東南都含避焉時賊踞靜海無由寄書達京全家居一土炕衣秋衣煨爐火以度嚴寒每日或一餐雜以糠粃免死而已至

次年正月初九日賊始竄去乃得脫歸京師骨肉重聚
而恭人旋以病殁時咸豐四年二月初十日也嗚呼哀
矣當此烽烟滿地誰不知行路之難者恭人之急於歸
爲侍養舅姑也假使骸骨竟付東流于女或亡或失亦
意中事乃無何而危者安死者生苟非冥冥中有爲之
默相者而能若是耶此則吳之世德與恭人之孝思有
以致之矣迨乎父子夫婦相見而慶更生恭人雖死其
何憾焉因侍御之請而爲之傳并系以哀詞曰
蒼蒼者天豈不仁孝思感召若有神入水不溺全其身
煢煢幼稚棲荒邨三冬無衣炊積薪充飢蔬糲不衛溫

刀砧瀕死經十旬重消茅屋同陽春全家始得還京門
京門剪紙早招魂相逢歡極重酸辛已寒骨肉幸尙存
從今偕老保百年詎知中路仍弃捐令終牖下手足完
勝葬魚腹海之濱惟孝格神神鑒焉維持冥漠理則然
我欲勸世孝道敦請書彤管吳門韓

節孝歸汪門長姊太宜人傳

太宜人彭氏爲乾隆丙午舉人　誥贈光祿大夫武英
殿大學士先考蘭臺府君長女妣顧氏繼妣江氏俱贈
一品夫人太宜人爲余前母顧太夫人出乾隆丁未春
先府君應禮部試顧太夫人病歿於崑山王義田母家

時太宜人年甫七歲有一弟一妹旋亦殤逝太宜人稍長依先祖妣錢太夫人居年十三而遭府君喪又六年而先妣江太夫人卒其明年錢太夫人卒遺命以蘊章兄弟姊妹四人分依伯叔父母以養以教於是蘊章依伯父監察御史贈光祿大夫武英殿大學士簡綠公伯母贈一品夫人朱太夫人弟翊依叔父湖南常德府知府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葺間公叔母贈一品夫人瞿太夫人姊二人一依伯父　誥授榮祿大夫刑部右侍郎修田公伯母贈一品夫人張太夫人太宜人依伯父孝廉方正贈通奉大夫宗人府府丞秋岳公伯母贈夫

人錢太夫人以嘉慶庚申十二月十七日遂分居其明年太宜人適同里茂才汪君澐爲繼配撫三子一女皆有恩又明年遭夫喪太宜人哀毀骨立幾死者數矣因翁姑諭以撫孤事大勉自抑制然自是得咯血疾羸弱多病矣是時遺孤棨年十三棨槃更劬敎之讀書勵志洎戊辰棨遊於庠旋食餼有文名槃尋亦遊庠太宜人始稍自慰一意以治家行善自勵里中文星閣流水禪居爲叔祖進士贈光祿大夫工部右侍郎二林公參禪奉佛之地太宜人各建大悲殿一座於中至今香火不絶其他施衣施棺恤嫠等善事靡不勤懇爲之道光元

年戚串中有兄弟搆訟者太宜人命余調處之析其產遂息訟嘗肩輿過王廢墓見有棺木本厝於屋因屋坍暴露上書增生字樣太宜人曰此文士也命余偵其家已無人乃倩人覓地葬之其慈祥惻隱類如此者憶己酉冬余由福建視學還京道出里門以次年正月爲太宜人七十壽乃先於是冬稱祝迄今又閱十年太宜人年八十今年正月孫宗泰等稱觴祝壽里黨榮之不意未及數月忽遭寇亂蘇城以四月失守宗泰等奉太宜人避居常熟城外之西塘橋太宜人已老病常在牀蓐舉動須人扶掖迄七月初三日歿於塘橋旅舍嗚呼痛

哉宗泰等殮含斂甫畢突聞賊警即舁柩遠避而賊亦蹑至孫浙江縣丞宗和以募勇協防不果行泊常熟陷後三日力戰死之十一月下旬余已罷官僑居保定始知其事乃爲位而哭之既而筆之以示其後人太宜人生於乾隆辛丑正月十七日以苦節三十年膺 旌門之典以長子棨官內閣中書加三級 誥封如例乃系之讚曰

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信哉古人不我欺年躋大耋浩刼羅死先一日免於危即此天佑善人理萬家顛沛一木豈能支虞山烽火蓮蘇臺海濱孤櫬不得歸旅魂

煢煢何所依三千里外招致之故鄉南望肝腸摧臨風
彷彿瞻雲旗